

里
昂
屠
夫

〔美〕 秦 晋、思 平 译
埃哈德·达布林豪斯著



855.1875

里昂屠夫

KLAUS BARBIE

内 容 提 要

前纳粹军官克劳斯·巴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有滔天罪行，不仅是怙恶不悛的杀人魔王，同时也是令人发指的性虐待狂，是法国人最憎恨的“里昂屠夫”。他参与了四千三百四十二起屠杀事件，把八千人送往死亡集中营，将百余名儿童关在教室里用火烧、用炸药炸，亲手杀害了法国著名的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国人民战后通缉、追捕的重要战犯之一。但美国情报机关却冒天下之大不韪，雇佣他进行“冷战”情报活动，并保护、资助他逃往玻利维亚藏匿。1983年初，这个臭名昭著的“里昂屠夫”终于被作者认出，并向新闻界披露了真相。

本书作者系美国驻欧陆军前反谍报队军官，曾直接领导过巴比情报网。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情报部门战后雇佣德国纳粹分子进行情报活动的事实，以及自己所了解的巴比的狰狞丑恶面目。巴比情报网被揭露后，舆论哗然，引起世界的关注。玻利维亚政府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将巴比驱逐出境。巴比终于被押回法国。

本书文字通俗易懂，文笔流畅，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但是作者由于阶级立场限制，在揭露美国丑恶行径之后，却把责任推到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及具体单位和人员的不了解情况上，这显然是对美国政府的偏袒和粉饰。

KLAUS BARBIE

(U.S.) Erhard Dabringhaus

ACROPOLIS BOOKS LTD.

WASHINGTON, D.C.

1984

里 昂 屠 夫

(美)埃哈德·达布林豪斯 著

秦 晋 思 平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京辉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37×1092毫米1/32 印张4 字数8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5319·47 定价: 0.65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认出巴比惊煞人	(4)
第二章 美苏开始摩擦	(18)
第三章 谁雇佣了克劳斯·巴比?	(23)
第四章 巴比在我手下工作	(31)
第五章 两个重要证人消失:一个死去,一个下落不明	(61)
第六章 巴比不是美国雇佣的唯一党卫军头目	(75)
第七章 哈迪是双重间谍吗?	(84)
第八章 调查开始	(95)
第九章 洗刷罪行	(103)
第十章 巴比在玻利维亚居住三十二年,现在法国 候审	(114)
尾 声	(122)

前 言

1983年2月5日，我揭露了克劳斯·巴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陆军反谍报队雇佣的事实。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询问如潮水般地向我涌来。一周后，巴比被遣送回法国，数十个国家的人民急切等待着对他进行重新审判。他们想知道战犯巴比在法国究竟干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陆军要雇佣他、保护他，并帮助他和家人逃往玻利维亚？

到仲夏时，公众的情绪已渐趋平息，我和妻子照例于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驱车前往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看望我们在美国陆军时的老朋友比尔和多蒂·勒克。我们一起品尝着爱吃的切萨皮克湾青蟹。这时，比尔建议我把与巴比在一起的经历撰写成书，他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巴比的传闻。他提议说：“达比，我们的那套公寓里住着一位名叫 艾尔·哈克尔的书籍出版商，他拥有阿克罗波利斯书籍有限公司，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他对我这个建议有什么想法。”

艾尔很赞赏这个主意，并与我签订了合同。后来得知，1943年我曾和艾尔·哈克尔同时进入马里兰州的里奇营军事情报训练中心。那年9月，我们还作为各自独立的军事情报机关的两个小组的组长，同乘一架飞机前往伦敦，真是巧极了。当时我们还各拿出一张美钞，在上面签名留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乘飞机越过大西洋的人，都有幸成为和获得在美钞上签名留念的朋友。四十年后，在我保存的那张美钞上艾尔的签名仍然清晰可辨。当时乘飞机越过大西洋是不同

寻常的，因为大部分士兵都是乘运兵船前往欧洲的。

我想在本书中有凭有据地描述美国情报机关同这一事件有牵连的真实故事。巴比是法国人最憎恶的纳粹战犯，是杀害法国抵抗运动英雄让·穆兰的刽子手。希望巴比留在玻利维亚的前法国亲纳粹者也大有人在。因此，我很谨慎地叙述了法国与该事件的牵连。

德国人也要表示他们对纳粹时代的憎恶。最近，成群结队的德国青年在我曾为巴比及其同伙库尔特·默克提供藏身之处的奥格斯堡的楼前举行了几次示威。

前不久我访问德国时，听到了一些前德国士兵对披露巴比事件的反应。一位在斯大林格勒失去兄弟、死里逃生的士兵说：“当我们这些可怜的大兵一路上饱受饥饿、惊吓和虐待，不得不从俄国前线徒步返回时，你们美国人却把大把大把的美元付给了该死的党卫军纳粹分子巴比，让他在暖和的屋子里享受！”

作为当时驻防德国的美国军人，我完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他说得对！

我向新闻界透露的报告促使我国政府着手调查巴比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关系。1983年8月17日，美国司法部在现已出了名的瑞安报告中公开了调查结果，证实了我先前的所有说法。美国甚至认为应向法国道歉，称“拖延审判就是拒绝审判。”

象这样承认错误的国家并不多，但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真理应战胜邪恶，这就是我撰写本书的缘由。由于瑞安报告中有关巴比事件的一些事实被隐瞒、掩盖或删节，因此这本目击者的叙述，详细地研究了这些删节部分和矛盾之处，以便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与臭名昭著的“里昂屠夫”的牵

连。

下面介绍我于 1948 年同巴比的接触情况，这将揭露巴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如何从纳粹分子摇身变为美国情报员的。

第一章 认出巴比惊煞人

“我的天呀！詹妮，快来看！”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六傍晚，我和妻子詹妮在我们密执安州的格罗斯角家中吃晚饭，身后的电视机正播送夜间新闻。事后我们回忆起，那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周末“夜间新闻节目”。那天是1983年1月29日，星期六。

夜间新闻中提及的人名是人们熟悉的名家大杂烩：政治要人、体育明星、电影界人士，其中还有在白天偶然发生的事件中被卷入的不知名的旁观者。那天晚上引起公众注目的远方城市之一是玻利维亚的拉巴斯。

突然，当女新闻播音员杰西卡·萨维奇报道一位在押的玻利维亚商人的困境时，提到了我过去生活中难以忘却的那个人的名字。我急忙转过身来，面对屏幕。刹那间认出一个人的震动是如此地强烈，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遥远的三十五年前。我惊疑地凝视着，终于意识到活生生出现在我面前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克劳斯·巴比——那个令人憎恶的“里昂屠夫”……

我们目瞪口呆地听着女播音员萨维奇在拉巴斯的现场评论：

（画外音）“1983年1月29日，星期六，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节目’”（画面：近景，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字幕）

（画外音）“这里是玻利维亚——拉巴斯。他就是克劳斯·阿尔特曼（克劳斯·巴比）……”（画面：近景，巴比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画外音）“你们看到的是玻利维亚拉巴斯市平静的一景。”（画面：远景，拉巴斯街道一角）

（画外音）“克劳斯·巴比经常在这家饭店与同伙碰头。他坐在角落里，便于观察饭店里所有的进出口……”（画面：中景，巴比坐在饭店的角落里）

（画外音）“这些身穿军装、手执武器的人是巴比在玻利维亚的一些‘朋友’。”（画面：中景，八、九个身着野战服、手持冲锋枪的人在拍照片，前排蹲着，后排站立着）。

（画外音）“巴比及其保镖。”（画面：中景，两人从一建筑物大门走出）

（画外面）“巴比四十年代的侧面像。（画面：巴比面部特写像）

（画外音）“在拉巴斯被捕后巴比被带到法院。”（画面：近景，巴比半身部分）

我感到毛骨悚然，转身向詹妮说：“1948年我是美国驻德国奥格斯堡反谍报队的特工人员，这婊子养的在我手下工作过。”

没错，正是这张圆脸。那对细细的、小而亮的蓝眼睛静静地盯着摄象机。这个矮胖的家伙曾是希特勒手下最嗜杀成性的军官之一，现正坐在遥远的玻利维亚的一间单人牢房里。当问及他在德国占领法国时期犯下的罪行时，他发誓还要那样干上千次。

据报道，巴比化名克劳斯·阿尔特曼，在玻利维亚居住多年。我以前也见过阿尔特曼（巴比）的照片，但那些照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从奇怪的角度或者是从远距离拍摄的。这次确凿无疑，是我熟悉的那个人的面孔。他曾在我手下工作过，是美国反间谍机关中待遇优厚的情报员之一。实际上，巴比作为美国特务，为美国人效劳的时间（从1947年4月到1951年3月）比他为希特勒效劳的时间还要长。

巴比仍保持着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这无疑对他改行在玻利维亚经商很有好处。他看上去毫不在乎。有报道说，巴比的一位同事前往玻利维亚国家矿业公司算账，完事后巴比即可获释。

但是，我感到疑惑的是一旦公众了解了巴比的全部罪行，他是否还会被释放呢？这许多年来他是如何逃避法国当局追捕的？难道真是由于担心巴比过去的合谋者们会感到难堪而未加紧搜捕吗？巴比的同伙库尔特·默克的神秘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默克对巴比执行“任务”的详情掌握得太多了？

萦回在我头脑中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将犯有弥天大罪的巴比列入美国政府正式雇员名单中的事实公布于天下？

除了美国反谍报队，似乎再没有人知道巴比曾积极为美国工作过。作为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德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我经常接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领事的邀请，参加纪念新联邦共和国国庆的聚会。在这些活动中，法国领事常是座上客。巴比的名字被新闻界公布后，我曾几次向法国领事谈到我知道巴比被美国雇佣的情况。

出乎意料，我得到的答复总是“法国与玻利维亚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巴比对我们来说是鞭长莫及，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既然公众已清楚了谁是真正的巴比并知道他的栖身之处，那么是否也应该公开巴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的战争时期的新娘詹妮曾在她的祖国比利时生活过四年，那时德军正占领着她的家乡，她当即表示同意。于是连结历史事件的链条开始转动起来，它将戏剧性地改变我的生活，而且我希望它也会改变巴比的生活。

揭发时刻：我同全国广播公司联系

1月29日的新闻广播使我清晰地回忆起四十年代末期在欧洲的情景。正如我向詹妮所解释的：“1948年我们住在奥格斯堡时，我掌管着一个情报网，其中就有巴比。你一定还记得，我那时穿着当地裁缝做的西服，携带德国身份证，多象一位德国人吧！”

“当时，克劳斯·巴比的搭档是一位名叫库尔特·默克的前德国情报军官，隶属德国正规军，而非党卫军。他俩都是我们情报机关雇佣的代号为‘佩特森’情报网的高级特务。我奉命接管这个情报网，并负责翻译所有的情报，然后将这些情报传递给我们在慕尼黑的总部。我认为有必要向世界公布这

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为美国政府效劳过的事实。”

为达到这一目的，整个周末我都在思索着各种可行的方案。星期一上午，我给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新闻部写信，告诉他们我记忆中的有关巴比的一些情况。当时，还无法保证巴比能否被遣送回法国。我想如果公众对这个罪犯的生涯发生更大兴趣的话，说不定会促使玻利维亚引渡他。

全信内容如下：

纽约10020 信箱

洛克菲勒广场三十号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

先生们：

最近你们在夜间新闻节目中播放了有关一个前德国纳粹罪犯的新闻（播出时间是1983年1月29日，星期六，播音员杰西卡·萨维奇），这促使我写此信，以便提供进一步的有关材料。我要揭发的人就是化名为克劳斯·阿尔特曼的克劳斯·巴比。我从你们的电视新闻节目中认出了他。

1948年，我是美国陆军反谍报队成员，驻防德国奥格斯堡。我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克劳斯·巴比，并作为情报网的负责人与他共事近一年。这个情报网是由他组织的，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获取报酬。他的搭档是个叫库尔特·默克的人，此人是前德国正规军的情报组织成员，在德国占领法国的几年内，一直呆在那里。两人都很熟悉彼此在法国时的工作。同最近许多新闻报道有出入的是，巴比不是盖世太保，而是党卫军保安处（亦称德国反间

谍机关)的成员。他主要在里昂与贝桑松一带活动。

按照我们驻法兰克福情报部门的指示,我奉命将克劳斯·巴比和库尔特·默克从梅明根带到奥格斯堡我所在的反谍报队的驻地。在为他们俩人及其几个朋友安排了合适的住处后,我每星期至少与他们接头三次,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编写报告,然后将报告呈交上级机关。我授权每月付给他们一千七百美元的酬金,显然他们两人就地把钱分给手下的情报人员。

法国情报人员曾两次向我提出要了解克劳斯·巴比的行踪。当时有位法国抵抗组织军官哈迪上校被指控犯有通敌罪正在巴黎受审。克劳斯·巴比曾在火车上逮捕了哈迪上校,并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逼他就范,为德国情报机关服务。据巴比称,这位上校受审时从未屈服,始终拒绝合作,后来他设法逃跑了,而法国政府却把逃跑误认为是被释放。

根据上级机关的指示,我必须在法国情报人员面前否认我知道巴比的行踪。我的确使他们相信了“我从未听说过此人”的谎话。就我个人而言,当时由于不能将巴比交给法国而深感内疚。后来我从库尔特·默克那儿得知,巴比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里昂屠夫”。巴比在法国无恶不作,杀害了二百多名法国人。

那时,每当这两人为瓜分我付给的美元发生龃龉时,他们就告诉我对方在法国犯下的罪行。一次默克告诉我,党卫军保安处在法国的权力比德军司令还要大。巴比恶贯满盈,罪行累累,法国人一旦找到

在克劳斯·巴比策划、指挥下搞的那些集体屠杀坟坑，就连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无法阻止把他交给法国。

看来，克劳斯·巴比从付给他的款子里攒下了足够的路费，因此于1951年来到南美洲，从而逃脱了对他进一步的审判。

我回忆起巴比在德国占领法国时期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一旦巴比被押回法国或在德国受审，我愿意出庭作证。我希望这条消息能转达给有关人士，使这名战犯得到应有的下场。

真挚的

埃哈德·达布林 豪斯

1983年1月31日

采访与秘密引渡巧合

星期一我将这封信寄出后，直到星期六才得到回音。1983年2月5日，我刚走进家门，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从芝加哥打来的，对方自称是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驻中西部的代表普林斯先生。那天一大早，他就被叫醒，奉命与我取得联系，纽约终于有人读到了我的信。他说：“达布林豪斯先生，我们整整一上午都在设法与你取得联系，不知你能否接受我们电视台就你与克劳斯·巴比的关系进行采访？”我说：“我既然写信给你们，当然愿意接受采访。”

普林斯接着说：“我们派了一位年轻人正乘飞机从芝加哥赶去，他与一个摄影组和一名录音员同行，预定两点钟抵达底特律市机场。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两点半钟可到你府上。”

巴里·霍尔菲尔德是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他与一

位摄影师和两名技术人员准时到达。三点钟，他们就把我的起居室改成了电视摄影室。他们搬走家具，在适当的角落里装上照明灯，然后让我坐在沙发上。

霍尔菲尔德突然问道：“你怎么能使我们相信1948年你曾为反谍报队工作过？”我意识到他们大概认为我是个编假话、有怪癖的人。我急忙搜罗出一些旧时的纪念物，还把住在德国时期的影集翻了一遍。我找到了一份当时我获准在居住区内持枪的登记证，是奥格斯堡市宪兵主任于1948年4月签发的，证明我是反谍报队第970分遣队队员。他们看到这个证明，摄象机对准了我，采访开始了。

拍摄工作大约在下午三点半钟结束。全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离开前，把我的起居室恢复了原样，没有一件家具摆错地方。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晚六点半刚过，在先前看到的同一个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就报道了我的故事。

星期日上午十点，电话铃声开始响个不停。前一天晚上播出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人忧心忡忡。他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会是真的。几天以后，我开始收到一些来自诸如底特律纳粹党和白人党之类团体的充满仇恨的信件。恐吓电话越来越多，我任教的大学校方感到有必要要求警察在我上课时和在我家周围昼夜提供保护。下面就是其中一封信的复制品：

亲爱的告密耗子达布林豪斯：

我们一直在跟踪你这个下贱痞。你自以为声名显赫，但我们一直在监视你。睡觉时别没事似地闭上眼睛！去作证就要你的命！不要管巴比！！所有的叛徒都会被高高吊起！

署名

纳粹三K党

刽子手复仇

密执安州底特律市国家社会党

三K党勇士团行政处

1983年3月12日

美国雇佣纳粹战犯充当情报人员的事实并不广为人知。现在，远在玻利维亚的关押克劳斯·巴比的单人牢房吸引了世人的注意。虽然三十年来，不时有过关于他是藏匿在南美洲的纳粹逃犯之一的报道，但他早已成为玻利维亚公民，过着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巧合是（这难道纯属巧合吗？），在全国广播公司2月5日采访我的同时，新闻界报道了巴比已从玻利维亚拉巴斯单人牢房被秘密押走的消息。这一巧合，使我的故事轰动了世界。巴比被飞机送往法属圭亚那，一架法国军用飞机正在那里等候着。当全国广播公司播放采访我的消息时，克劳斯·巴比已被送回法国。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谁也没料到玻利维亚会把巴比交还法国。以前曾几次试图引渡他，但均未成功。最近几年，法国和德国都曾要求引渡，但玻利维亚却没有一点合作的表示，过去从未批准过引渡要求。

最近传说，密特朗总统向玻利维亚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以此作为交换巴比的条件。

巴比的辩护律师雅克·弗杰斯经常暗示，巴比是法国与玻利维亚秘密交易的牺牲品。一笔一千三百万英镑的馈赠再加上三千三百六十万吨小麦，才得以将巴比驱逐出玻利维

亚，并将他押回法国。

巴比事件轰动新闻界

1983年2月6日，星期日，记者们在我家门前排成了长队。他们连续报道了三个星期，甚至远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也来电话询问此事。当地《底特律新闻》专职撰稿人洛厄尔·考菲尔对采访进行了长时间的录音。他和摄影师爱德华·C·隆巴多坚持要给我拍一张坐在书房写字台前的照片。写字台上放着一把三十五年来我一直用作拆启信件的纳粹匕首。为了将五十年前的纳粹时代同巴比和我联系起来，他要我左手拿着这把匕首，右手放在赫尔曼·沃克著的《战争风云》一书上面。美国广播公司预定当晚开始播映《战争风云》的微型电视系列片。

我的故事与这部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著同时出现，引起极大的震动，其影响可能会持续多年。

同克拉斯菲尔德的关系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塞奇和贝特·克拉斯菲尔德为将巴比缉拿归案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克拉斯菲尔德是法国律师，他夫人是德国人。夫妇两人追踪巴比近十一年之久，到过巴比在南美洲的各个藏匿之处。他们尽一切努力说服西德和法国当局相信，克劳斯·阿尔特曼就是受到通缉的纳粹逃犯克劳斯·巴比。德国曾一度封存了有关巴比的档案，法国似乎也失去了追捕巴比的兴趣。与此同时，这位“里昂屠夫”却在玻利维亚牢牢地扎下根，看来真是鞭长莫及了。

把巴比从玻利维亚人手中转交给法国人的司法程序是非常不正规的。他实际上不是被引渡，而是作为一名盗用假